



B520/29

選文改造思想

第五集

光明日報社編印

47

光明日報叢刊

思想改造文選

(第五集)

光明日報社編印

思想改造文選 (第五集)

一九五二年七月初版

編輯者 光明日報社

印刷者 光明日報印刷工廠

社址：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二號

初版一印(1—2100)

二版二印(52,8)1—3000

前 言

繼北京、天津之後，全國各地高等學校結合「三反」運動進行的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已經先後展開。這一集所選入的文章，就是各地高等學校教師在「三反」運動中以及正在進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發表的自我檢討。

本集所收集的十七篇檢討，是以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爲中心。但我們也儘可能照顧到不同的院系和不同類型的問題，這樣可使讀者從各方面去認識資產階級思想對人民教育事業的危害性。從這些檢討中可以看出：經過這個偉大運動的教育，大多數的教師在思想上都起了深刻的變化，切身體驗到必須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做一個名符其實的人民教師。全國各高等學校教師們的思想批判學習運動，給徹底改革高等教育工作和迎接國家經濟建設高潮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本集文章以在報紙上發表的日期先後爲序）。

目次

從「鷄舍問題」看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	……	華山(一)
批判我的「知識商品化」的思想	……	黃玉珊(四)
我認識了自己的虛偽性	……	吳子盧(九)
和資產階級思想劃清界限	……	蔡翹(二三)
檢討我過去的宗派主義思想	……	溫公頤(二八)
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	夏開儒(三二)
批判我著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	……	孫華(二九)
批判我的惡劣的資產階級體育作風	……	崔炳恆(三五)
批判我的「人生如夢」的錯誤觀點	……	黃念田(三八)
澈底清算我的資產階級思想	……	喻德淵(四二)
批判我的錯誤教學觀點和個人主義思想	……	張德馨(四七)
	……	趙克東(六一)

批判我的政治思想.....	李方訓 (六五)
檢討我的腐朽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	鍾興正 (七七)
清算我的名利思想.....	黃祝封 (七七)
批判我的純技術觀點.....	柯 召 (八一)
批判我辦「西風」雜誌替美帝國主義作宣傳工具的反動買辦思想.....	黃嘉德 (八五)

從「鷄舍問題」看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

影響

山東農學院附院長 華山

自從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夏征農副部長在濟南市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第一次動員報告中提出了我院畜牧獸醫系的「鷄舍問題」後，引起了我院全體教師熱烈的討論。我院學委分會認為這一問題不只是畜牧獸醫系的問題，而是在全院各系中帶有一般性的問題。爲了統一大家的認識，弄清是非，提高思想，曾組織了由全院教職員參加的大會討論。會上首先由畜牧獸醫系介紹了鷄舍的用途及研究工作的目的、方法、性質，並進行了自我檢查，繼由大家發表意見，討論達三小時之久，大家發言極爲熱烈，最後大家的意見大體上取得了一致。

「鷄舍問題」到底是一個什麼問題呢？根據大家的意見：是我們教學與研究工作脫離實際、脫離羣衆需要、脫離國家建設需要的問題，是一個不合乎米邱林原理的工作方法問題，是一個鋪張浪費的問題，也是一個教育思想的問題。

我們的人民教育是爲人民服務的，是爲生產建設服務的。我們首先看一看在養鷄方面，目前羣衆迫切、最普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是產多肉重的新品種呢？還是改善飼養管理方法，進行

病疫防治，以提高蛋的產量與免除雞的死亡呢？無疑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新的蛋多肉重的品種當然是需要的，但不是今天迫切需要的。這就是說，不是不需要進行培育蛋多肉重新品種的工作，而是說今天我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不應以此為重點。我們畜牧獸醫系在家禽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上，對於農村現有雞種，及其飼養管理方法的調查工作與研究改進工作，是做的不夠的，並且忽視了如何設法解決農民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增加農民的收入，仍是老一套地搞着不切合實際的育種工作。「爲育種而育種」，「爲研究而研究」，「爲教學而教學」，這就是說脫離了羣衆的要求，脫離了國家建設的實際。

其次，在育種方法上也是不合乎米邱林科學原理的。米邱林主義者告訴我們：生物體是與環境統一的。要培育向我們所需要的方向發展的新品種，是決不能忽視環境因素的。主觀上先育成好品種的雞，再讓它去適應羣衆飼養管理的環境的方法是錯誤的，是不合乎米邱林科學原理的。畜牧獸醫系在雞舍的介紹中提出：「……待改良工作達一定成效時，即產卵量及生長率都達一定程度時，再改變環境條件（包括飼養管理），進行比較試驗，決定是否適合農村要求。」這還是舊的育種方法，是孟德爾、糜爾根的方法，與先進農業科學家——米邱林的方法不符合的，是唯心的。也就是說用這種方法育成的新種，是不能適應目前農村環境的。正如有有的教師在討論中提出的：這種育種工作的方法是不符合米邱林利用雜種個體的不同發育階段，進行不同處理的那種雙方兼顧、（既能適應當地環境，能抗病，又能蛋多肉重）同時並進的育種方法的。我們知道：改善飼養管理條件，乃是提高家畜的生產力，改造現有品種及創造新品種的基礎。我們是否可以從農民現有的雞種中，

如講光鷄或其他鷄種，進行調查研究，改善其飼養管理條件，用不斷選擇的方法，來提高它的產卵量呢？這一方法雖然不如雜交育種方法的根本與迅速，但是假若我們真的能提出一個切合實際的辦法，把農民的飼養管理條件改善一下，只要能使農民的鷄每年少死一些，每隻鷄每年能多下幾個蛋，那就對農民的貢獻很大了。我感覺這是一個改良現有品種比較實際的辦法。但我們一些同志，却在這一方面沒有興趣，不願去下工夫。

再就目前國家的經濟狀況來說，這個鷄舍的修建，也是不夠經濟的。因為更簡單一些，少花一些錢，仍然不會妨礙工作的。

「鷄舍問題」集中地表現了我們還存在着歐美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爲了開家禽學，就認爲一定該有這個鷄舍。領導上也認爲：「既是需要，在這個高等學校裏修建這樣一個鷄舍還算了什麼？」至於是不是教學與研究的重點，如何才符合於羣衆當前的迫切需要，建築費用是否可以減少，却沒有考慮。這一思想同樣地還表現在其他更重要的一些方面。譬如我們還有些「爲辦學校而辦學校」，「爲辦系而辦系」，「爲培養人材而培養人材」的毛病。究竟國家需要那些科系，需要培養那些人材，我們在認識上是盲目的。我們只是在思想上認爲「一個專門學院「應該」有那些系，每個系內「應該」有那些課程，學生「應該」四年畢業，系裏又「應該」有那些設備等等。而所謂這些「應該」，還不是老一套嗎？還不是歐美資產階級的教育影響麼？這些舊的歐美資產階級的教育影響，我們必須在這次思想改造學習運動中堅決地清算它。

（原載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山東大衆日報）

批判我的「知識商品化」的思想

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黃玉珊

我父親小時比較窮苦，拼命讀書向上爬，弄到官費去日本留學。回國做了幾任事之後，就回家鄉養老，買田地，蓋房屋，租給別人；靠著剝削農民，使家庭經濟一天天的上昇。實際上在他的手上不知道要染了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汗，而他還時常自詡爲「白手成家」。因此他便極端的看重金錢，吝嗇到一毛不拔；而且自視很高，看不起那些爬得不順利的人，同情心幾乎沒有。這些對我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影響。就由於他剝削得來的比較良好的經濟基礎，使我比勞動人民有較好的讀書環境，讀書向上爬得更爲順利。後來我去英美留學，在這兩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又接受了不少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二十三歲便回國當了教授，沒有想到自己的一切都是剝削來的，反而養成了強烈的自滿和自信的心理。整個說來，由於我的家庭和我所受教育的影響，資產階級的醜惡腐朽的思想對我的腐蝕甚爲嚴重。下面僅就我的「知識商品化」的思想，做初步的檢查和批判。

留學時從現象上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以勞動爲商品的辦法，人的勞動可以買賣，而人的本身還是比較自由的，便認爲這是一種進步的制度，並很快地就接受了。在大學時又唸過一門經濟學，內容大部分都忘記了，而留在腦子裡印象最深的是由供求關係來決定價值的一套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

運用來解釋那時的經濟現象，滿能適用，於是越發牢固地成爲自己的思想體系了。

潛伏在我腦子中的這種「勞動商品」、「供求價值」的資產階級思想，表現在我的許多行爲上面。解放後最先的表現爲想離開南京大學（以下簡稱南大）航空系。當時對人民航空事業的發展，估計得很不够。認爲短期內將不會需要多少航空人才，「求」既減少，價值自會降低，因此有改行的意思。又基於商品觀念，以爲可以自由選擇市場或買主。當東北和華北有幾個學校有意來拉我去時，自己就沒有從爲人民服務的立場來考慮問題，僅從價値來看，把自己看成商品，待價而沽，幾次想離開南大。後來沒有走成，主要地還是從個人打算的結果。直到愛人在南京有了工作，情緒才安定下來。

雖然不想離開南大了，但從同一個思想出發，又發展成要求加薪的思想。當時認爲同樣的工作，同樣的商品就應該有同樣的價値，要求「同工同酬」。看到滬杭各大學教師的待遇遠比南大爲高，又看到本市有些科學研究機關的薪給也比我們好些，一種專門向高處比的思想便大大抬頭了。後來，薪水雖然調整了幾次，但總還不能達到自己所希望的標準，於是我的「商品」思想最後就表現到工作不積極。歪曲成地唱出「各取所能，各盡所值」的怪論。以爲既然只「值」多少，那末就只「盡」多少吧！雖然比較空閒，但對自己認爲是額外的工作任务，都極力推脫不幹。因此同學要求加開一班飛機結構，也藉要思想改造，時間上忙不過來，不肯多開。其實自己想：我已經開了三門課，够學校的要求了。多出時間來寧可自己哈哈俄文。好替自己的「知識」多囤積一點資本，來換取更高的代價。

就由於「知識商品」的思想，在教學上就常有抬高自己，排斥別人的論調。譬如在教飛機結構學時，常強調結構學所研究討論的是飛機上主要結構。雖然所占的比重不大，但結果發生毀壞，就會影響整個飛機的安全。我就用這一類的話來促使同學重視我所教的課程。往往使同學耗費過多的學時在這幾門課上，影響了整個教學計劃。這種「商品」思想表現在教學上又成爲一種專門炫耀自己，不負責任的教學方法。我講課時不注意如何使同學構懂，使同學學了有用；而注意如何講得巧妙，顯示自己能耐，使同學聽得欣賞欽佩。結果許多同學在聽課時覺得津津有味，但等到下課以後，却感覺茫茫然了。這種貽害青年的教學方法，和那些江湖醫生又有什麼不同呢？

我的「勞動商品」的資產階級思想，不僅控制了自己的許多行動，像上面所表現的，而且還拿來向同志們進攻。有許多同志要辭職他去，來和我商量時，我就常以這一套理論來幫助分析。在公開的和私人的場合上，我也時常發表對薪水的平言論，影響了一些同志們的工作情緒。更進一步的進攻，就是鼓勵系裡同志到外面去兼課，間接影響了我的教學工作。

這種「勞動商品」的看法，實際上就是自私自利的個人打算。嚴重的個人打算還表現在許多事實上面。像因爲互助金數目太少，手續太麻煩，對自己毫無「利益」，就不肯參加經濟互助。再如恐怕學習後，工作加多，責任加重，對自己會不「利」，因此就不肯好好地學習，影響了自己的進步。

我所以有「勞動商品」的錯誤看法，主要還是自己沒有工人階級的立場，讓一些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腐蝕着自己。解放後在政治方面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沒有好好地學習，沒有正確地認識勞動的意義；沒有認識到新給僅僅是工作的條件，不是勞動的目的。由於這種自私自利的資產階

級的理論就牢牢地束縛着我，這兩三年直接和間接使人民的教育事業受到損失，使航空系的發展和進步遭受影響，自己很感到痛心。

在思想改造學習沒有開始以前，我初步將上開的一套醜惡思想檢查出來，但不能進一步的分析批判。對這種資產階級思想的危害性認識不夠，尤其對自己的階級出身基本上認識錯誤。因此檢查出來，還不過是拿出給大家看看，自己對自已不能痛恨。雖然原先是想在檢查以後不要再犯這種錯誤，但就由於痛恨不夠，挖根不深，就沒有能站穩。在思想改造學習中，還難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老毛病，竟一發再發，很影響了我的學習。

由於學習和同志們的幫助，使我對我父親的所謂「白手成家」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他的「成家」完全是靠的剝削。從前一種以為自己是完全靠自己能力的想法便根本發生動搖了。我的「商品」思想實際上就是把從人民身上剝削來的東西，再拿來向人民討價還價而已。

在舊社會裡，一切以個人為前提；但從新的道德觀點來看，一切應當以社會為前提。因此勞動和知識決不應該用來做追求個人名利的工具，而甚麼當用來改造整個社會，使整個人類都能過著幸福的生活。

過去我受了自己階級認識的限制，社會環境的影響，處處只看見自己，看不見人民大眾，感謝共產黨對我們知識分子不斷地教育和改造，纔認識到過去那樣鼠目寸光，使人民的教育事業受到嚴重的損失。

現在纔認識到一個人的才智，比起羣衆智慧來，簡直渺小得可憐。也認識到一個人的榮譽，應

該看他對祖國對人民的貢獻。應該看他對推動社會進步所做的努力。從這兩點來講，我只有自感慚愧，虛心學習，首先要克服自高自大。

最近參加了一次南京少年隊的科學小組座談會。聽他們說爲了祖國爲了人民要把科學搞好。又說那由於大家合力搞，纔能有些成就。還有一位去過蘇聯的隊員介紹她在蘇聯的經驗，絲毫沒有一點驕傲的樣子。我在那裡坐了一個鐘頭，簡直好像上一堂大課。實在慚愧得很，他們還稱我們是「前輩科學家」，但自己看看，我搞的科學，完全是爲了自己，完全是一個人獨自搞，對人民祖國毫無益處，在羣衆面前根本一文不值。我覺得應該向小朋友們學習。

現在我纔明白我過去的思想作風，完全是受剝削意識的主宰，使我看到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損失，而其危害性會影響到同學，影響到航空系的教育工作，影響到祖國的建設事業。自己很感痛心，深切地感到對不起祖國，對不起人民，不配做一個人民的教師。也感到憤恨，恨舊階級舊社會把我造成爲一個不顧祖國人民，極端個人主義的人了。

這一次改造學習中，由於我受舊思想的毒害太深，進步得很有有限。我要爭取在黨和同志的教育和幫助下，繼續不斷地好好地學習，批判。爲建立起真正爲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思想而努力。

編者按：本文在編入前，原文經作者修改和補充。
（原載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南京新華日報）

我認識了自己的虛偽性

武漢大學醫系主任 吳于廛

通過「三反」運動，我檢查了自己的爲人處世，深切認識到資產階級的虛偽性。

在以前，我一向滿足於自己的爲人。在內心，我講究體感穩稱，意志不剛不柔。在外表，我講究禮、文、節、制，風度言談。待人總保持一定的距離，說話只說七八分，餘下來的約二三分要聽的人去體會。肯承認別人的長處，但不肯當面說別人的短處，即使說了，也總塗上一層粉飾。因此過去很有些人對我的觀感還不錯，我自己也以爲很能「以獨則足，以羣則和」。

但是這種做人方式一點也經不起檢查。檢查起來，它是十足的掩飾個人私利的外套。我和許多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一樣，基本上是自私自利的。但因一向講究「體感穩稱……」等等，所以自私自利顯得不露骨，久而久之，連自己也受了騙，認爲並不十分自私自私了。我對待別人有距離，談話注意分寸，從表面看，好像也無傷大雅，很有禮貌。但是這些「大雅」「禮貌」，也揭不得蓋子。一揭開，它又是隱身於卑鄙自私、勾心鬥角的舊社會裏的一套。我在人與我之間所設下的「距離」和「分寸」，其實就是給雙方留下迴旋的餘地。彼此自私，彼此又都不肯明白承認，一種到快要抓破情面的緊要關頭，就好象彼此能轉圈，彼此都好「再見面」。譬如在土地改革中我批評一個學生

不服從領導，不肯直說，轉了一個彎，說他「對於領導是有選擇的」。像這一類話，我平生不知說了多少次。聽的人舒服，我自己也舒服。我這樣待別人，也希望別人這樣待我。但這些話所要表現的是非善惡之辨，却大為模糊。過去我認為這樣待人最得體，現在揭開蓋子一檢查，才覺得一切是虛假，一切是爲了掩蓋自私的本相，說不出的又慚又恨。

這個「距離」原則，我會經應用到各個方面。我在學校中所擔任的工作，是在黨和校委會的領導之下進行的。我也參加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但對黨、校委會以及我自己所屬的組織，總不主動靠攏，而是保持距離。我這樣做，不完全是習慣成性，自然而然的。事實上我雖不主動靠攏領導和組織，但領導和組織上給我重視，我內心是喜歡的。我的態度好像很「超然」，但這個「超然」中藏着一着虛偽。同時，我的名位觀念也是這樣。表面上，我並不熱中名位，但當名位落到我的頭上，我又十分高興。這種作風，不但是假清高，而且且把自己一點微不足道的能力當作「商品」。大有不怕沒有顧主的派頭。小商小販是把商品到處兜售，而我却是十足資產階級的作風，要顧主到門上來找我！現在仔細檢查，這樣態度不但虛偽，而且極端錯誤。如果我有爲人民服務的誠心，對於忠心耿耿爲人民服務的黨、校委會以及新民主主義教育協會爲什麼不主動靠攏？爲什麼要一個「清高」的虛名？從我對於名位落到頭上就感到喜歡，也可看出我怎樣愛虛榮，怎樣不了解通過一定的工作崗位踏踏實實地去爲人民服務。

因爲我自私，而又表面上落歡登臺，所以常常尋找大理由，來粉飾自己的私圖。這裏只舉一個例：我會經搬過一次住宅，主要的理由是我喜歡那所住宅是平房，有大客廳，外面又有空地，

花木很好。但我却憑藉當時住室管理委員會不好把那所房屋分作兩家住的困難，又憑藉它認為我原住的房屋便於分給兩家住的理由，就順水推舟，請求搬到那所住宅裡去。我向住室管理委員會接洽時，一面說爲它解決困難，一面也說個人的理由，表面上是入情入理，很好聽；事實上却完全從個人的私利出發。後來雖又搬回原處，但也非爲了全體利益，而是怕別人批評，又嫌房子潮濕。在土地改革中年關想回家的問題上，我的態度也是如此，我自己想及早回家，却憑藉許多大理由來掩飾自己。每逢這種場合，我總一面說公的，一面說私的，使人聽起來無懈可擊，實際上都是爲了私利。在這一點上，我虛偽的毛病超出一般之上。因爲我工於文飾，讓別人看不清楚，還當我很能通達事理。

在土地改革之中，我在中共漢川縣委會表明來意的談話裡，也是言不由衷。我會經說：「我們大學教員進步了，能够排班站隊，希望地方領導上不要客氣，應該把我們當作幹部看。」但在我心裡，却是這樣想：「我說得這樣客氣，地方領導上也就應該客氣；我說要做幹部，却不能真的把我們當幹部。」地方的領導是實事求是的，自然希望我通過實際工作，求得改造。但我在下鄉以後，却因地方領導未以「殊禮」待我而失望。我沒有作幹部的誠意，不把工作，還暗自埋怨地方領導不重視我。這種心口不一的作風，不是虛偽是什麼？

我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犯的錯誤是很多的，愚無知的毒素也很多，但現在只講關於虛偽的一面。在文學院檢討以後，有些朋友告訴我：「你的毛病不大好提。」所以不好提，正因爲我工於維持距離。但徐懋庸先生却一貫中的，說我犯的是資產階級的虛偽性。我當時的感觸無於言說。我有